

# 林海雪原

## ④ 智取威虎山



# 林海雪原

## (四) 智取威虎山

原著：曲 波

改編：王星北

繪畫：羅 興  
王亦秋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### 【內容提要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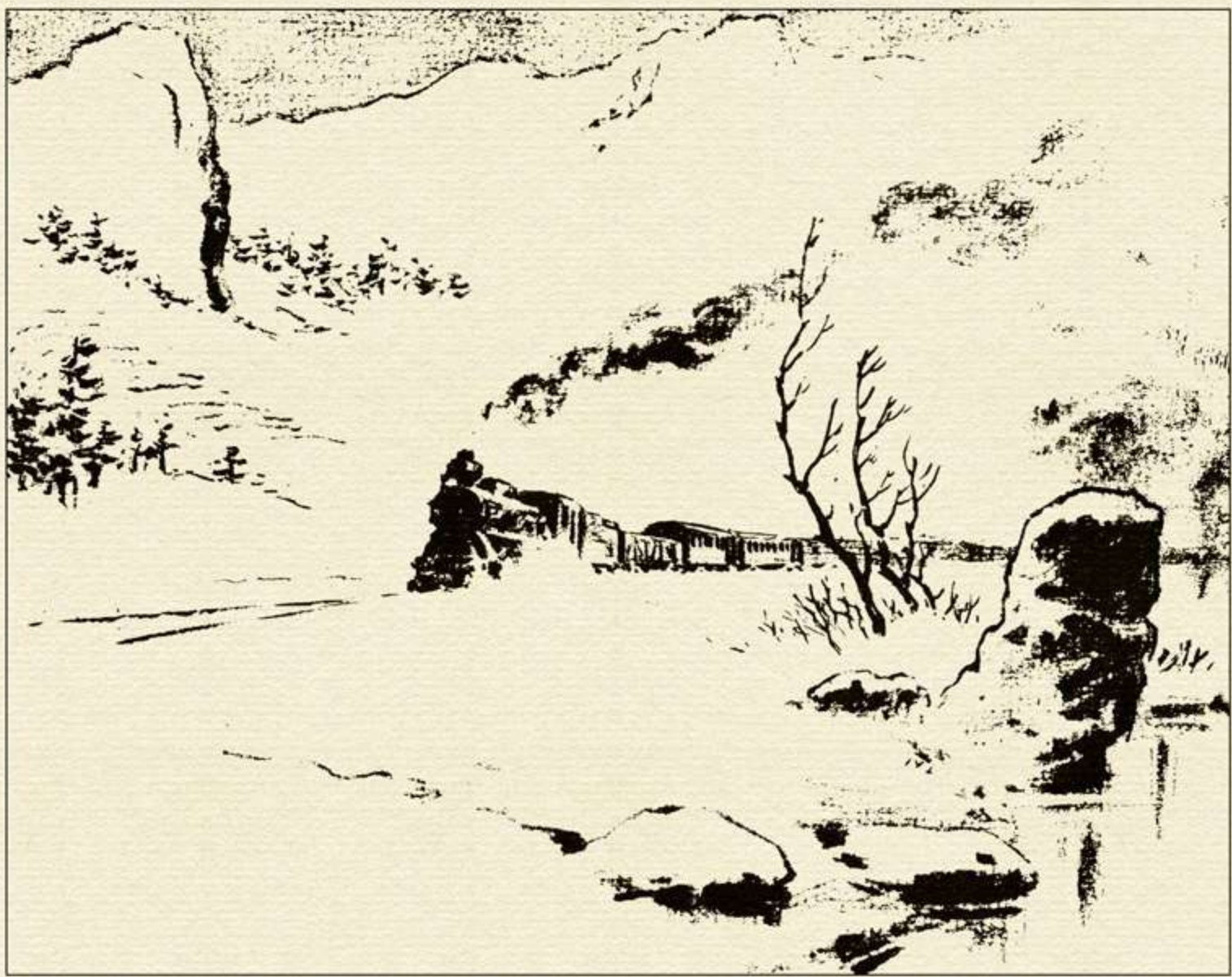
這是根據曲波的長篇小說《林海雪原》編繪的。

上集《深入虎穴》，寫楊子榮化裝匪徒，深入敵巢，運用機智，充任了座山雕的團副。小分隊則在夾皮溝發動群眾，積極準備殲滅殘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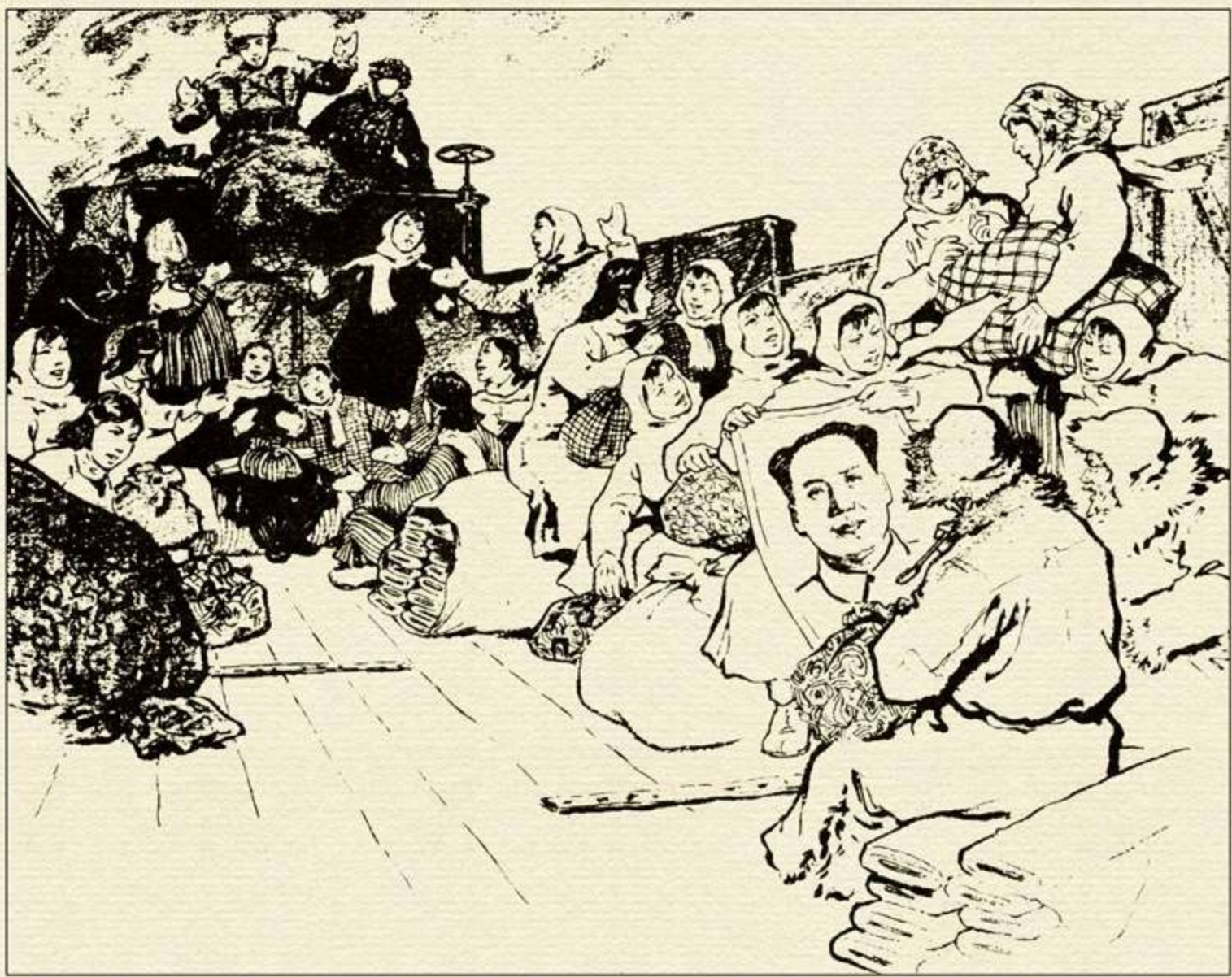
本集敘述楊子榮從容應變，借座山雕之手，除掉了脫逃上山的壞蛋樂平。然後在慶壽宴上指揮「酒肉兵」，乘敵不備，與小分隊內外呼應，徹底殲滅了威虎山敵眾。

下集《將計就計》，寫小分隊在夾皮溝殲滅徐九彪敵眾，并擒捉河神廟定河道人。

臘月二十八日，小分隊在夾皮溝組織起來的山貨貿易隊，從牡丹江做了第二次交易回來。小火車滿載着大包小包，還有布匹棉花，向夾皮溝急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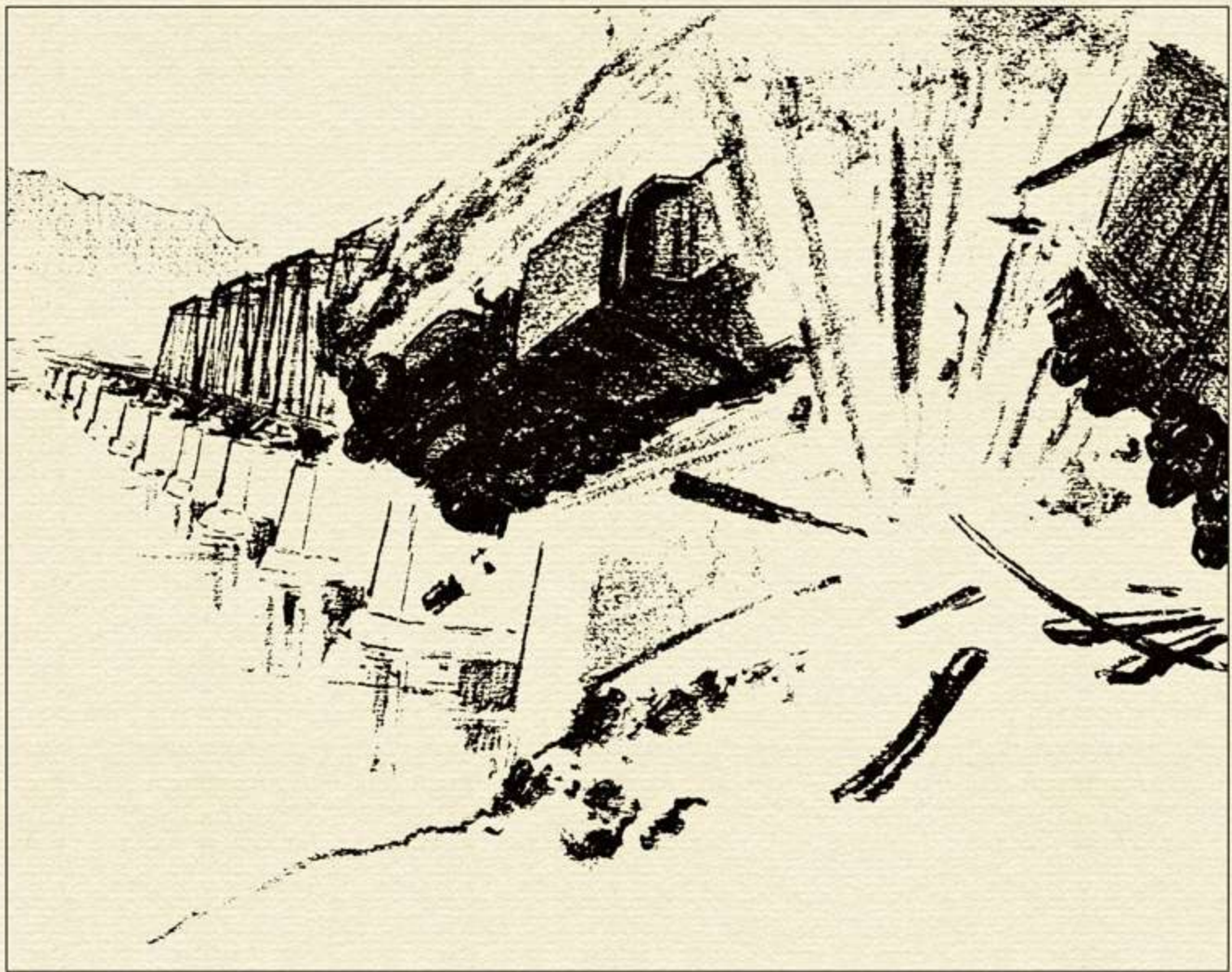
爲了不影響生產和作戰，這趟進城的貿易隊全是婦女和老頭組成的。他們的心頭，個個充滿着歡快和喜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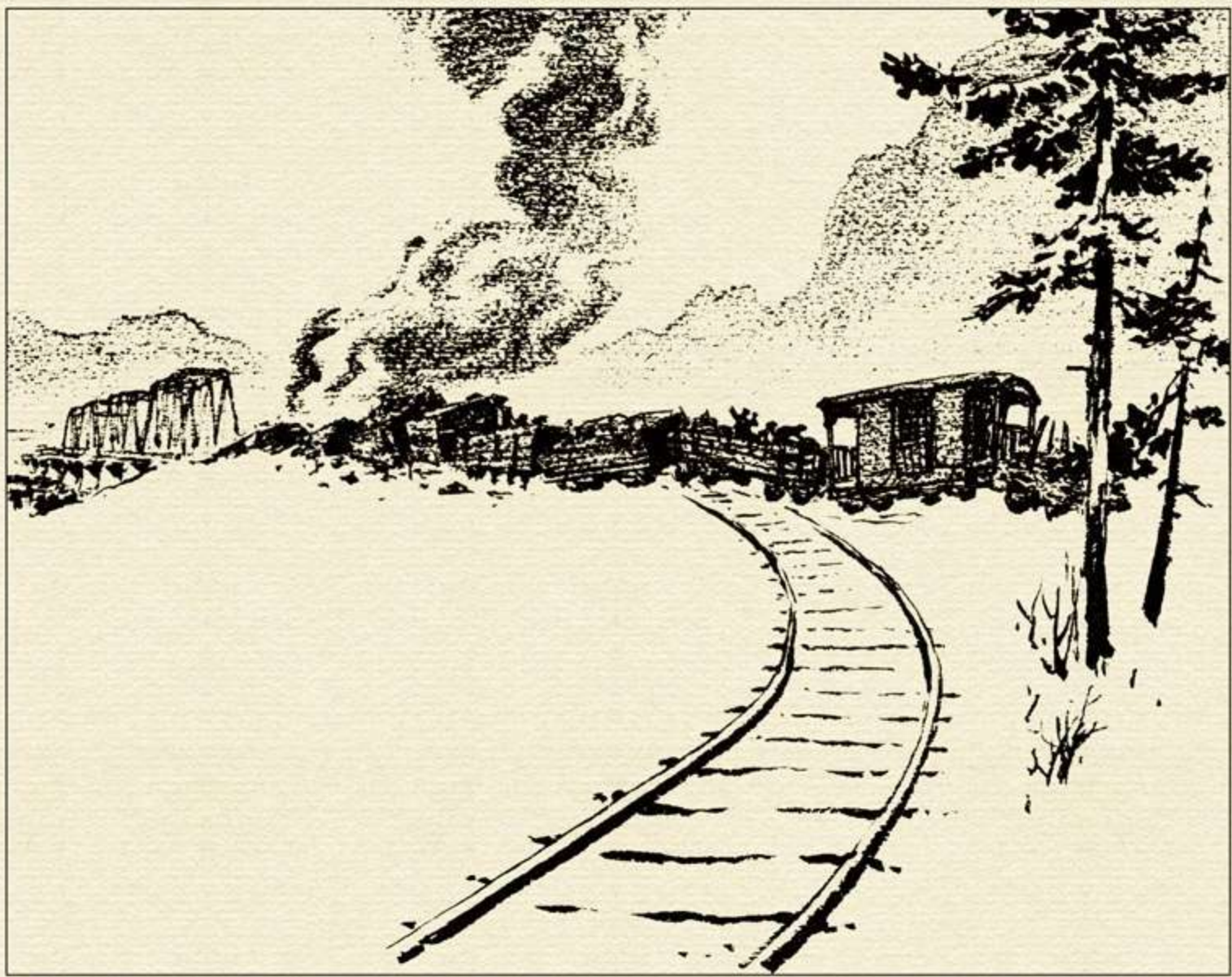
車尾的守車裏，高波和幾個戰士看押着小爐匠樂警尉。少劍波要利用他和一撮毛之間的矛盾，面對口供。所以把這個匪徒從牡丹江提解回來。



小火車駛到離河神廟五公裏的二道河子橋，突然，「轟隆隆」一聲巨響，濃烟衝天，枕木四飛，小火車一頭栽到河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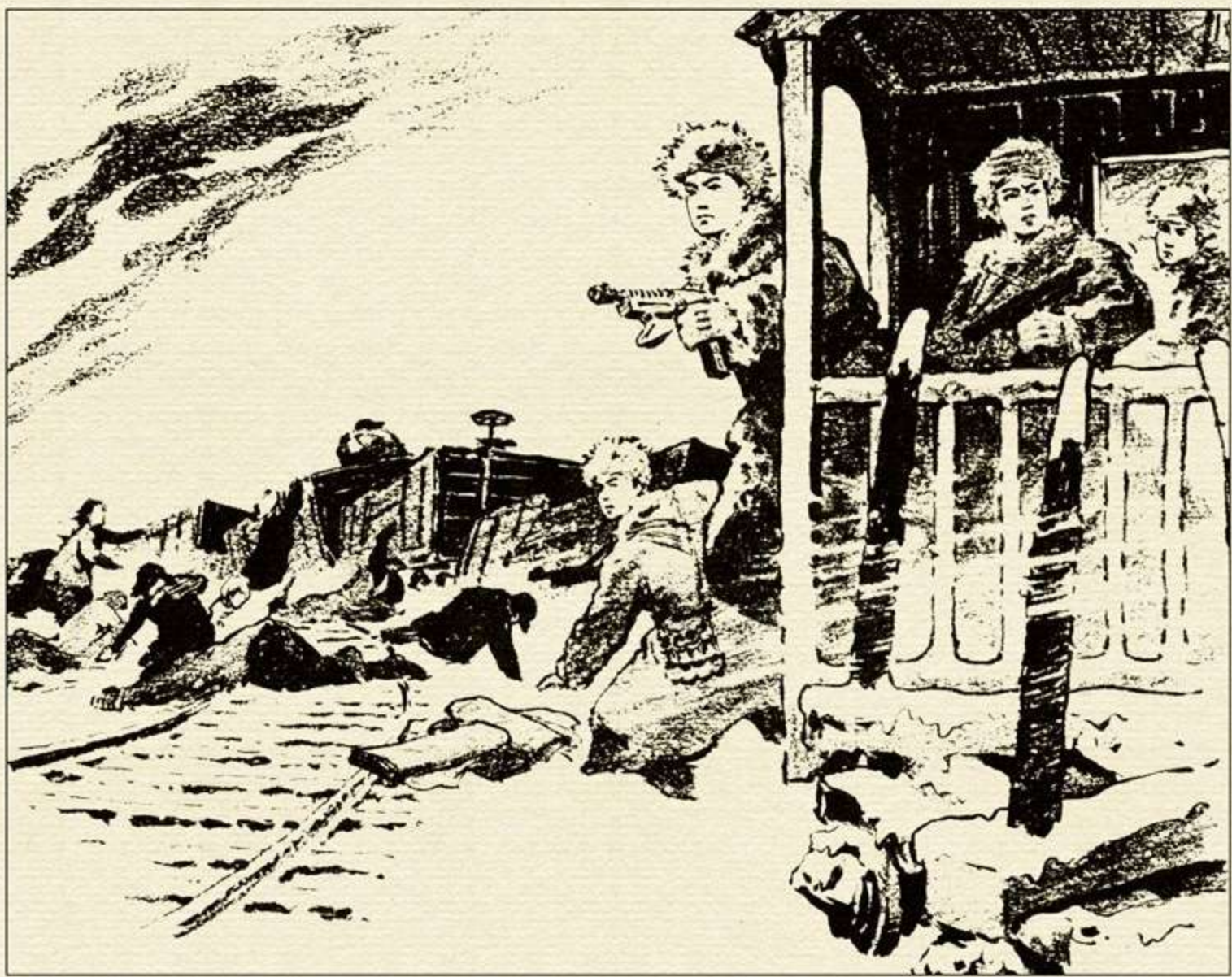


司機張大山被摔出老遠，埋在雪堆裏。押車班長和二個戰士，被壓在煤水車下犧牲了。列車的後半部脫了軌，車上的人大都被掀翻在雪地上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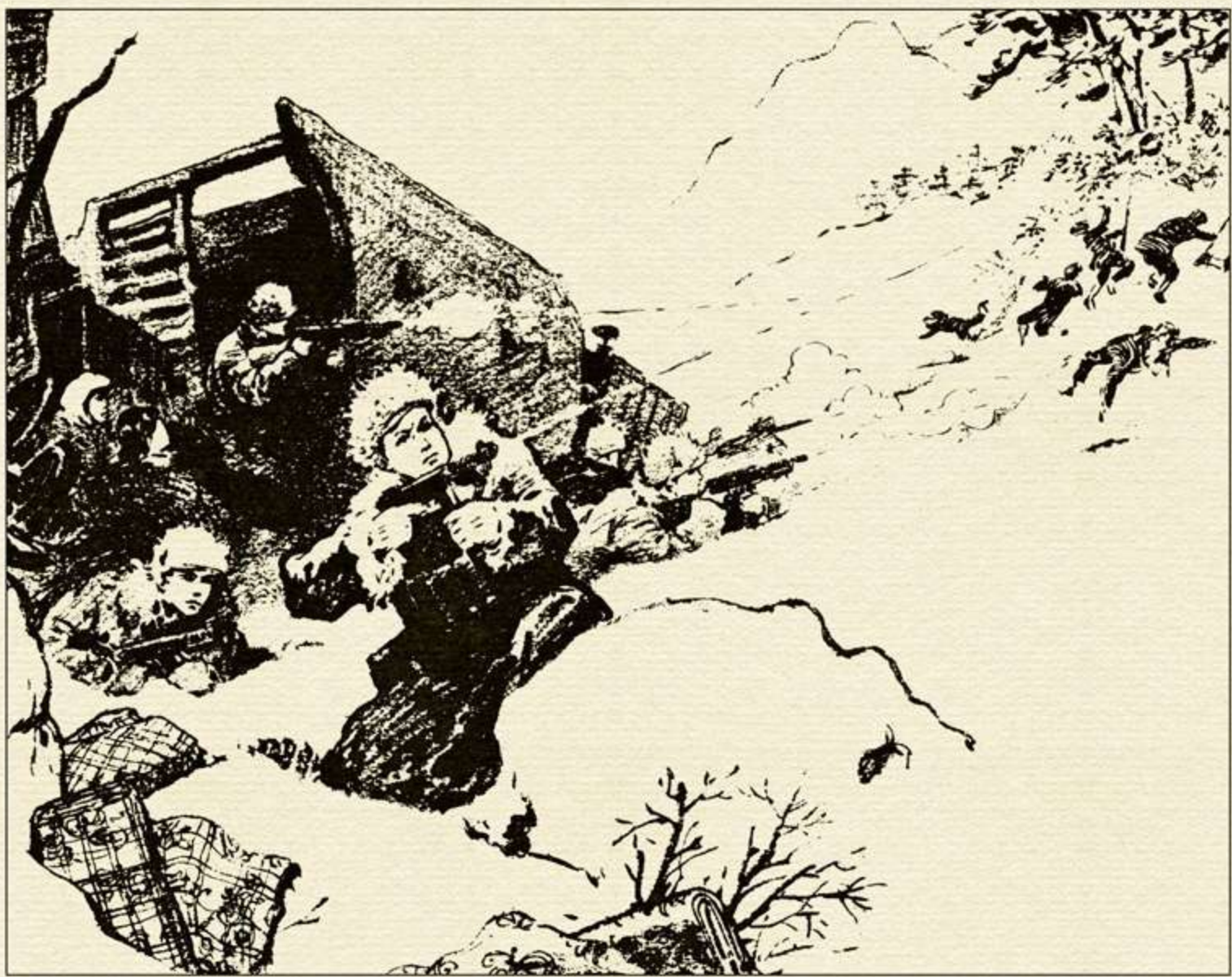
這時，一陣排子槍壓頭蓋腦地從橋兩？襲來。婦女們嚇得躺在雪地上，不知怎麼才好。高波和馬保軍敏捷地跳下車，指揮八個戰士就地散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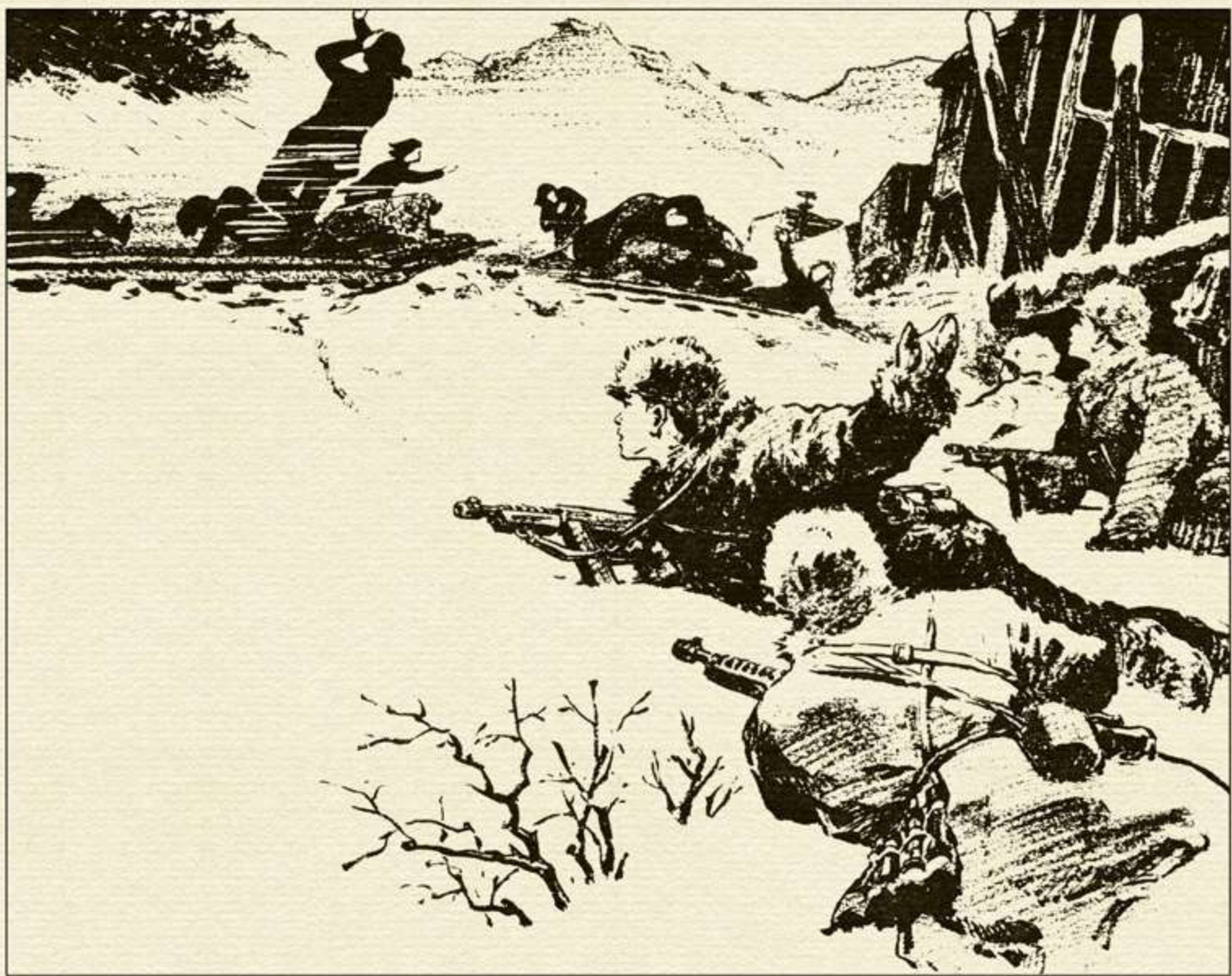
緊接着，有三十多個敵人瘋狂地朝列車衝來，為首的就是座山雕的參謀長大麻子。高波命令戰士們開火。前面的敵人被打倒了，其餘的伏在雪地上不敢上前。



高波乘這時機，帶着戰士們順路基爬到脫軌的車廂下，又向南邊衝來的那股敵人猛烈射擊。敵人被打死了幾個，沒死的竄回灌木叢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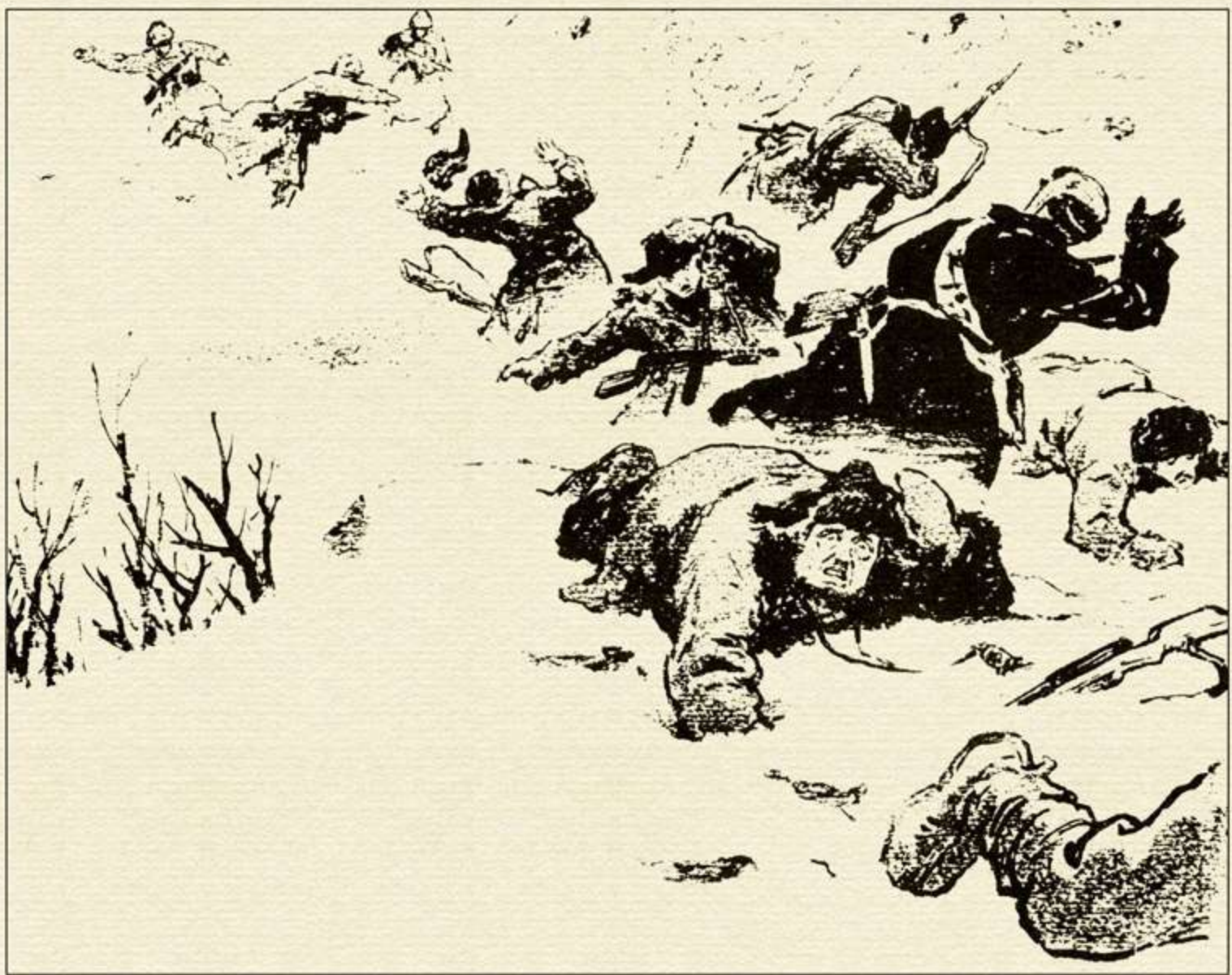
北邊的那股敵人又打了一陣排槍，傷了幾個老百姓。高波立刻爬到馬保軍身邊，說：「你帶三個戰士領着群眾撤退，我在這裏掩護。」



馬保軍叫一個機靈的戰士領着群眾躲進灌木叢，自己和兩個戰士留在壕溝裏，配合高波他們阻擊敵人。匪徒們見群眾進了灌木叢，亂嚷嚷地掉頭追來。高波大喊一聲，帶着戰士們衝了過去。



高波喊了聲：「投！」十五枚手榴彈立刻在敵群中炸開了，炸得敵人血肉橫飛，哇哇直叫。



敵人被炸死了六七個，沒死的扭頭逃跑。高波回頭看看群眾，他們已全部奔上山頭，才放了心。



但是敵人仍拼死圍攻。天黑了下來，高波聽到路基旁邊的壕溝裏有人在痛苦地哼叫，知道還有群眾沒有突圍，便爬到一個戰士面前，叫他領着群眾突圍。





那個戰士剛要動身，忽然聽得一陣叫喊：「捉活的，捉活的。」扭頭一看，敵人正從背後包圍上來，他們連忙投出手榴彈。



那個戰士在猛烈的爆炸聲中摸到群眾跟前，把十幾個婦女、老頭領出壕溝。



這時高波忽然想起押在車上的小爐匠，心裏一急，立刻跳起身來，爬上守車去。



可是車裏空空的，樂平已經不見了，只剩下捆縛他的半截繩子。高波心想：「跑了這個樂平，對殲敵計劃不知要有多大的危害。不成，要趕快去報告首長。」



他剛想往車下跳，迎面衝過來八九個敵人，堵住了車門。高波猛地一梭子，打死了三四個。



一梭子打完，換梭子已來不及了，他一聲怒吼，就飛躍下車，舉起槍托，照準跟前的一個敵人，壓頭蓋腦地砸下去。「喀喳」一聲響，那家伙的腦瓜和槍托一起碎了。



不料腦後一聲槍響，高波頓時感到天搖地轉，倒在雪地上。這個年僅十八歲的英雄，殺死了十九個匪徒，救出了幾百個群眾，為革命事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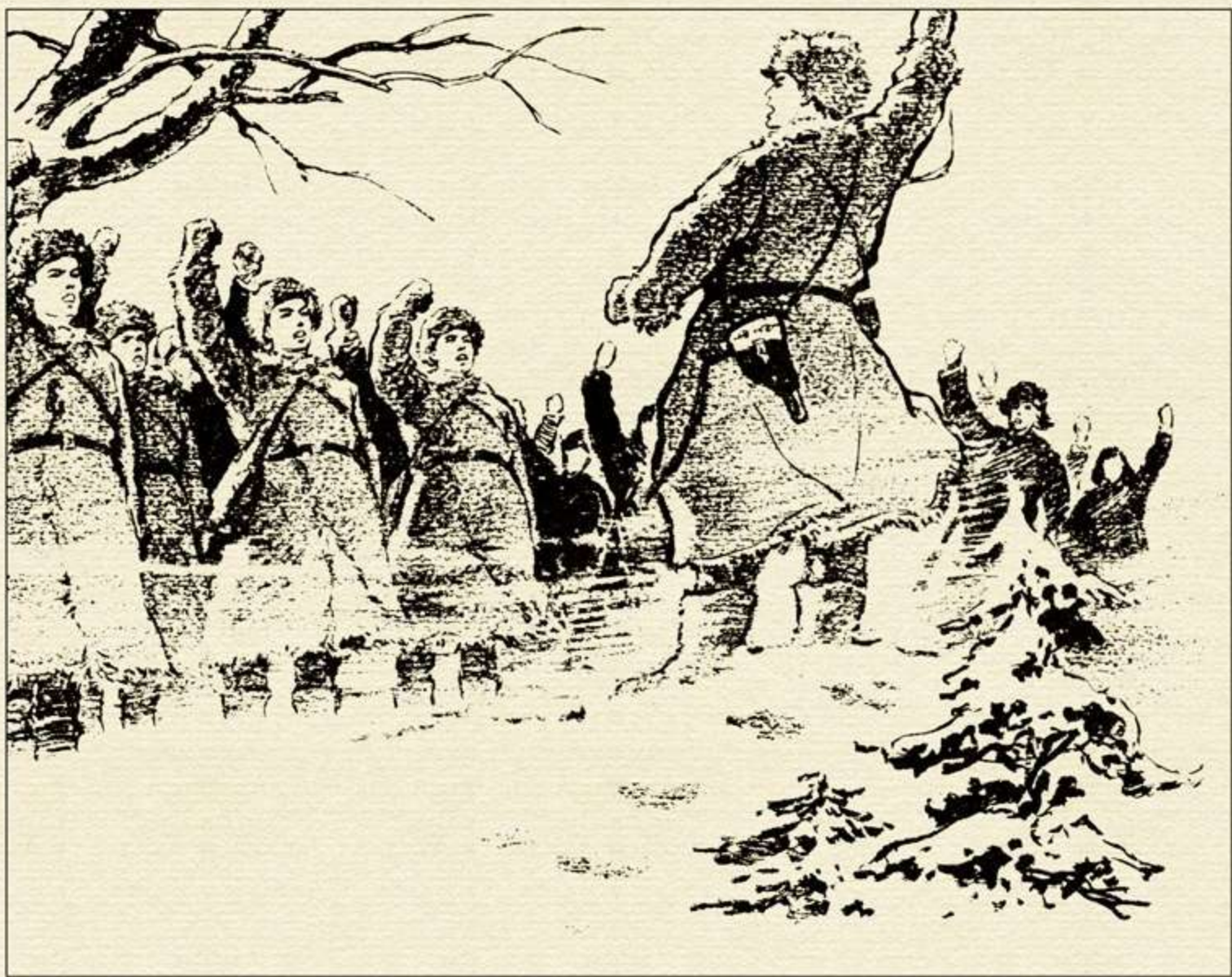


再說少劍波接到突圍群眾的報告，立刻率領戰士們趕來接應。到了出事地點，戰鬥已經結束，沒死的匪徒也逃跑了。





第二天，小分隊和夾皮溝的老百姓，懷着沉痛的心情，安葬了高波等戰士們的遺體。少劍波激憤地說：「我們要把悲憤變成力量，殲滅國民黨殘匪。」



戰士們回到屋裏，誰都不說話。劍波十分難受，心想：我明知在座山雕還未收拾之前，不該開動火車。但是却麻痹大意，批准了群眾的要求，這是指揮員的最大失誤啊！



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，心情更加緊張起來：「戰場上沒有找到樂匪的屍體，他一定逃跑了。要是他跟着匪徒進了山，楊子榮就更危險了。」



正在這時，離隊多日的孫達得出現在門口。劍波一見，忙問：「事情怎麼樣？」孫達得說：「一切順利！」說着，從懷裏掏出一卷樺樹皮，交給了劍波。



劍波打開一看，兩眼閃着光芒，一揮手說：「命令大家帶足幹糧、熟肉，馬上出發！」劉勛蒼答應一聲，飛奔出去。



劍波又把李勇奇和民兵們找來，對他們說：「小分隊馬上要出發，你們要嚴密防守屯落，不要大意！」李勇奇說家裏一切都安排好了，要求跟着小分隊去打威虎山。



劍波起初不答應。李勇奇再三要求：「國民黨、座山雕，搶了我們的糧，殺了我們的人，我們民兵如果不去打匪徒，怎對得起屯裏的人呢？」劍波才答應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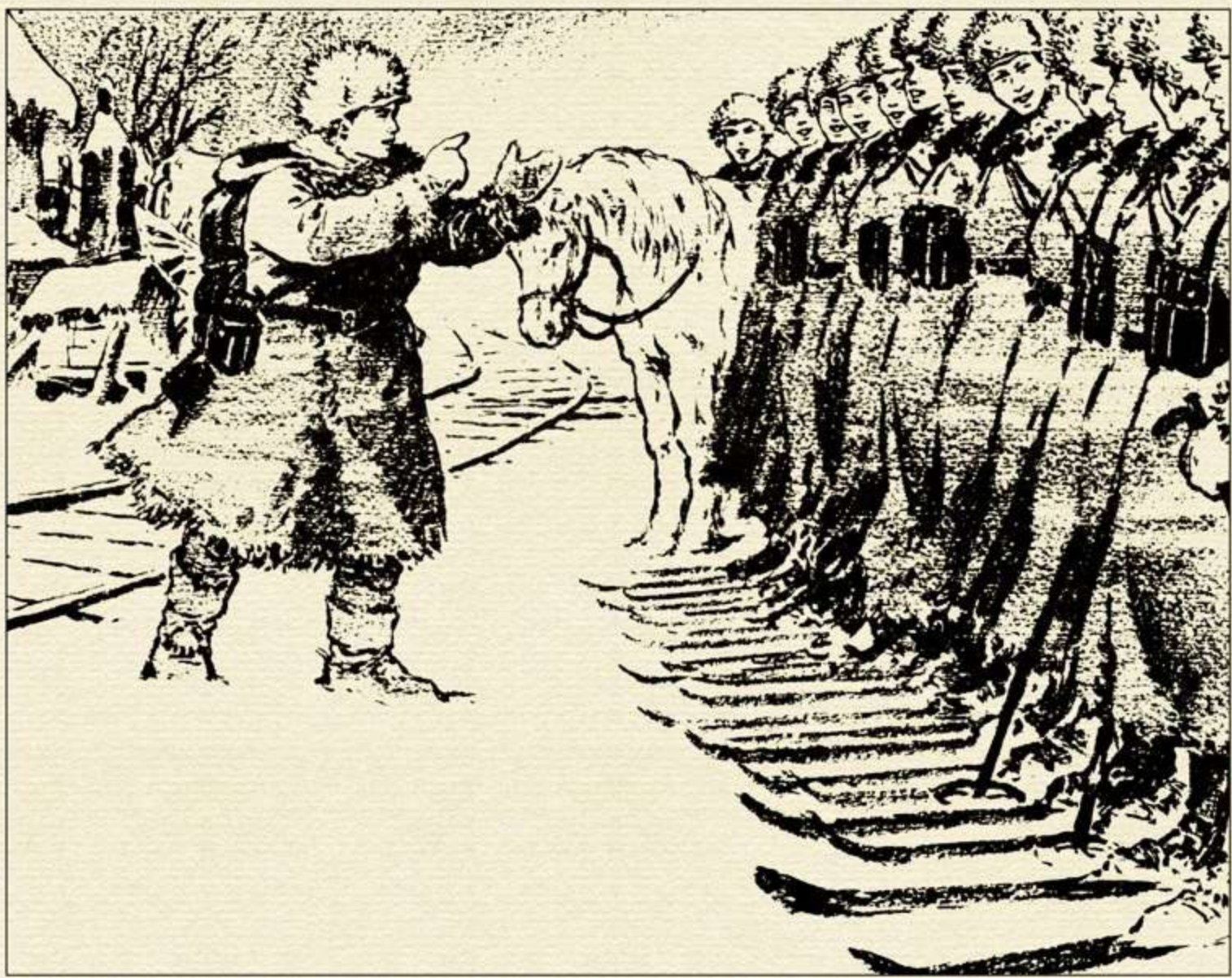
小火車載着小分隊和民兵，開出夾皮溝，快速前進。到了佛塔密車站，戰士們下了車，駕上滑雪板。少劍波說：「同志們，從這裏到威虎山還有三百裏，明天晚上一定要趕到！……」

時間祇有二十四小時，每小時至少要滑行十五裏。





少劍波又說：「我們滑行了三百裏後，就得投入戰鬥。敵人比我們多，又很狡猾，我們絕不能輕敵。」



隊伍出發了。戰士們駕着滑雪板，「唰」的一聲，拉開了距離。孫達得順着楊子榮留在樹上的記號，飛馬前進，大家緊緊跟着他滑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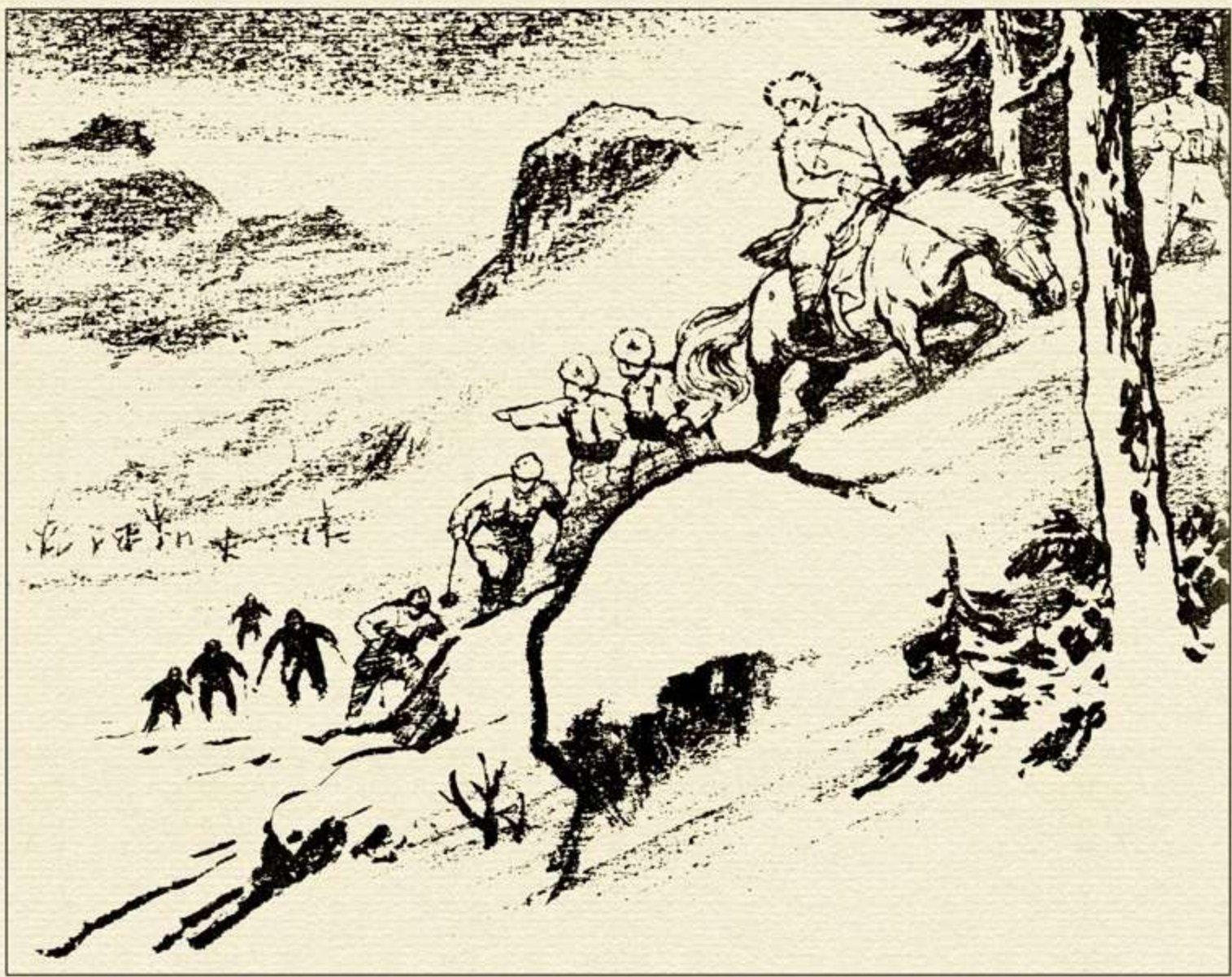
正滑行間，西北山頭上突然響起一陣怪嘯，狂風卷着雪霧，像條無比巨大的雪龍，右翻左展，絞頭摔尾，向小分隊撲來。



李勇奇立刻揮手高喊：「穿山風來了，快，跟我來！」說着，向右邊山頂斜滑過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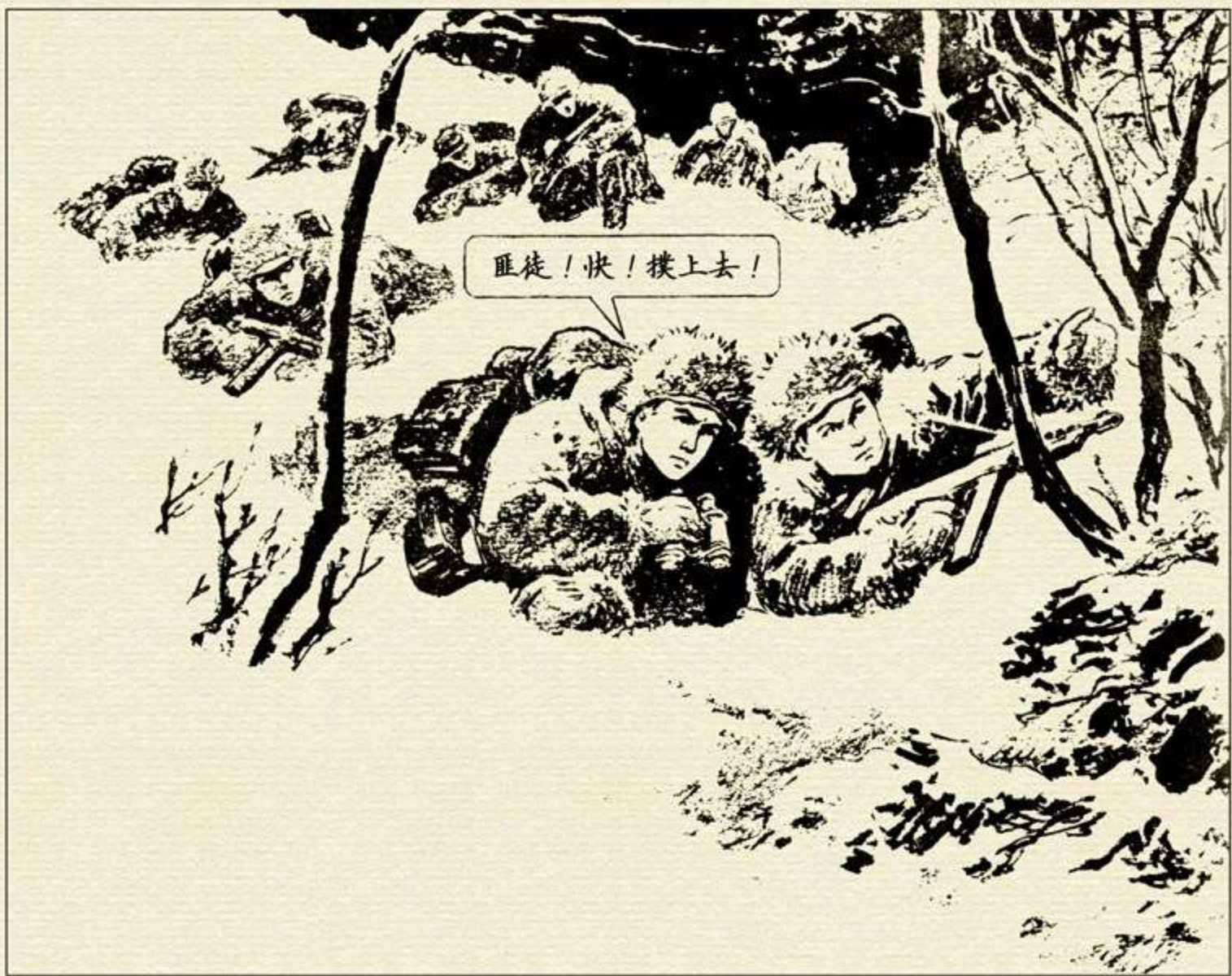
他們爬上山頂，回頭看時，那股怪風雪狂吼怪嘯，翻騰盤旋，掠山而過。再看剛才站過的地帶，山溝完全被雪填滿，已成了一片平原。



李勇奇告訴大家說，這是一股大風，叫穿山風，到了密林裏刮不出去，便到處亂鑽，卷起大雪，填溝塞澗。如果向山坳避風，一定會被埋掉。



拂曉，小分隊來到一個坡頂。領隊的劉勛蒼向後一揮手：「有情況，」戰士們迅速卧倒。少劍波用望遠鏡順着他指的方向望去，果然見前面雪圍牆裏有十幾個人在撥弄火堆，燒煮食物。



劉勛蒼立刻帶領隊伍，彎着身子，放輕脚步，摸到雪牆根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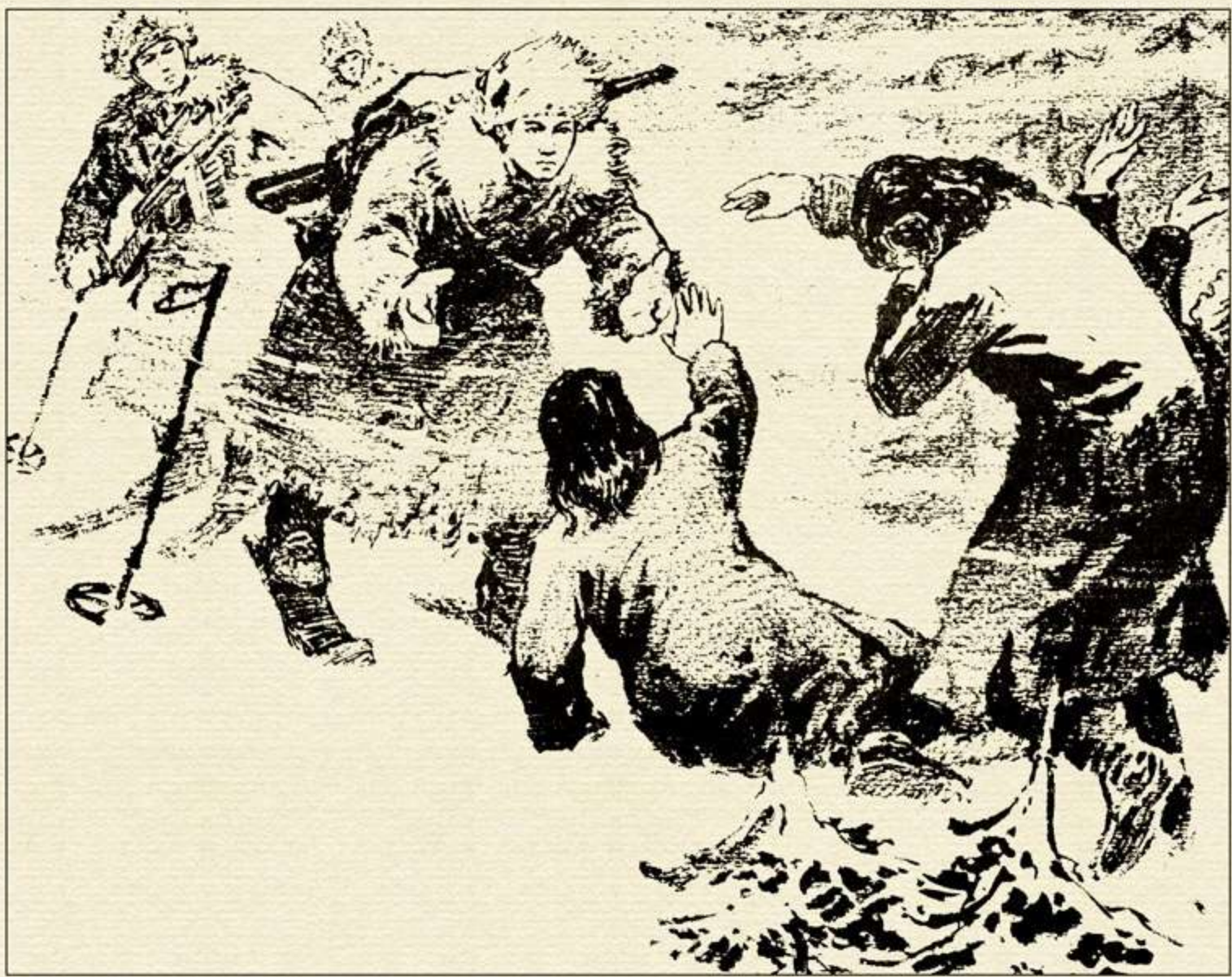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劉勛蒼帶頭擲了一顆手榴彈，戰士們也跟着丟了進去。「轟隆隆」連續巨響，敵人全部被炸死了。



這時，有三個婦女從密林裏哭叫着跑出來。李勇奇迎上去一看，是自己屯上的人。原來她們是敵人打劫小火車時被擄掠的，正被押着上山去。



有個青年婦女指着被炸死在路旁的一個大麻子敵人說，帶頭的就是他。劍波命令兩個民兵，把她們護送到佛塔密車站，其餘人繼續前進。



大年三十清早，楊子榮指揮敵人，安排百鷄宴。  
今天他格外神氣，又是團副，又是值日官，成了威虎山的指揮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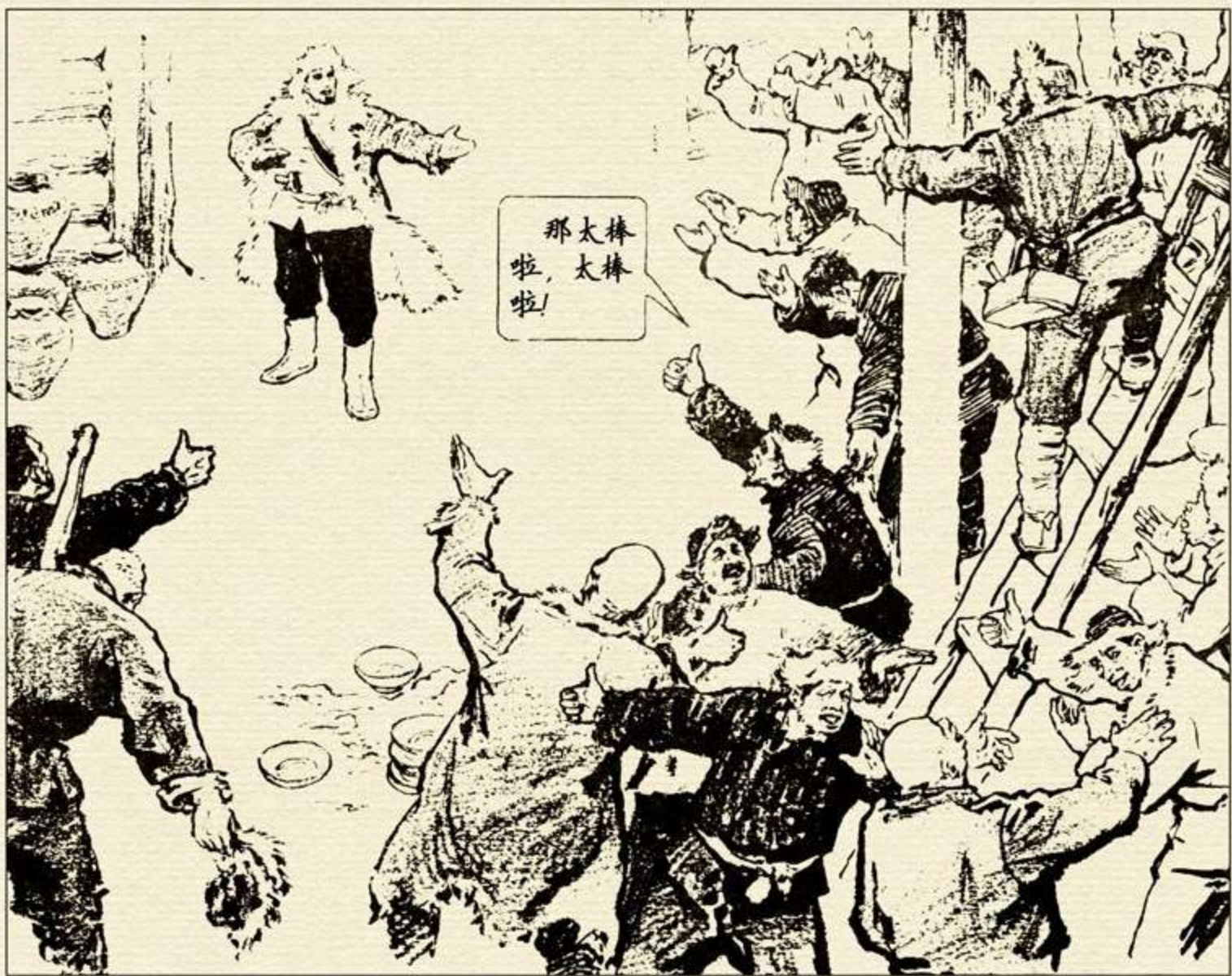
正午，楊子榮陪着座山雕繞山視察。座山雕見威虎廬四周安上三百六十根大鬆明子，連聲稱贊。他哪裏知道，這是楊子榮為小分隊照明道路特意準備的。



走進威虎廳，楊子榮指着正在布置油燈的敵人說：「三爺，咱這個威虎廳，弄它六十盞燈火，應着三爺的六十大壽。」座山雕聽到這番奉承話，咯咯地笑了起來。



楊子榮送走座山雕，說：「今年百鷄宴全擺在威虎廳，弟兄們在一起喝酒。」因為往年的百鷄宴總擺在花寨，楊子榮怕敵人分散，不易消滅，所以這樣布置。



那太棒  
啦，太棒  
啦!

傍晚，陰雲密布，北風勁吹，眼看要下一場大雪。楊子榮不禁又擔心起來。大麻子至今未回，會不會牽制小分隊的行動？小分隊此刻到了什麼地方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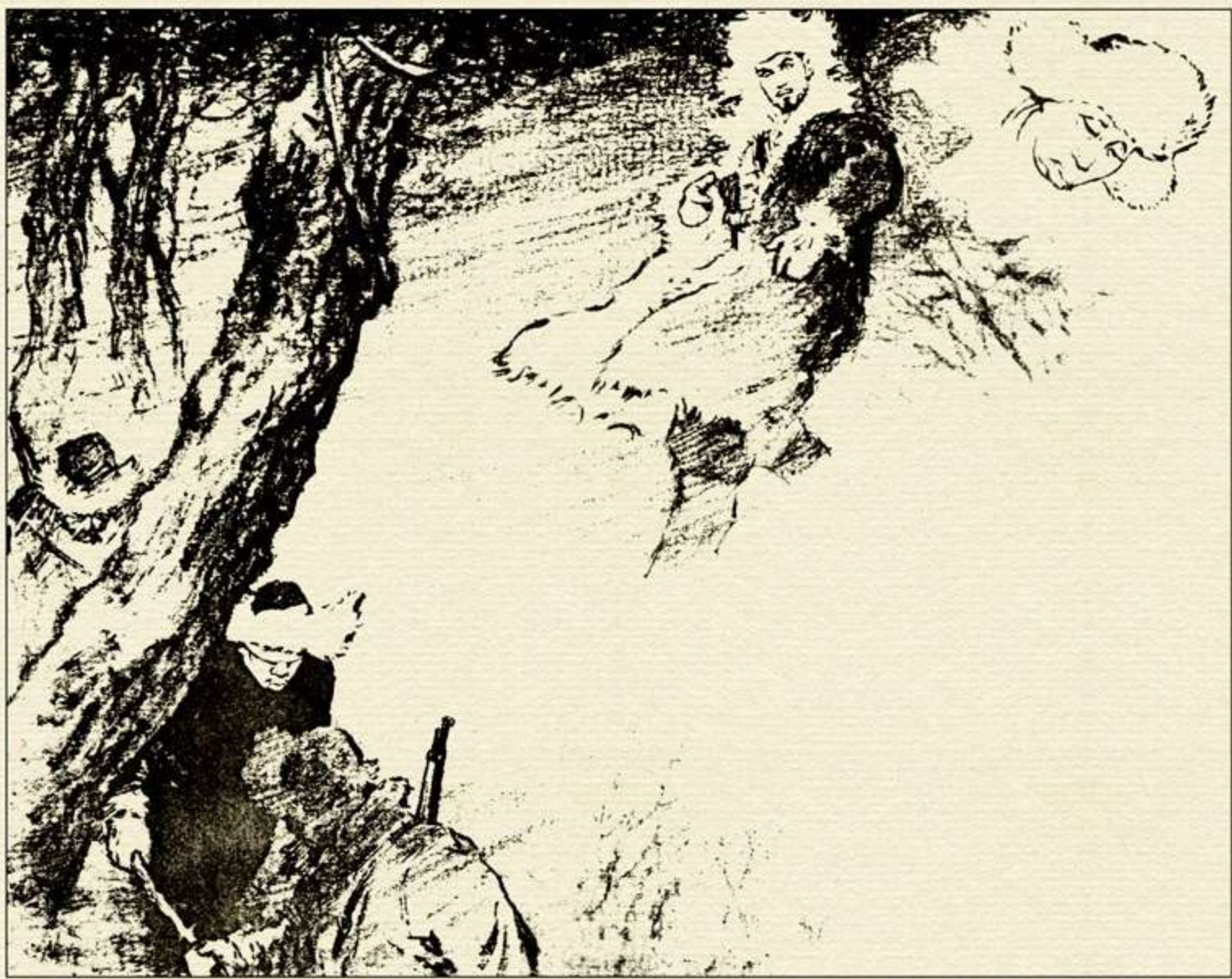





正在思慮，忽見山坡下出現三個人影，仔細一看，是兩個匪徒押着一個人過來。再看那被押的人，非常眼熟，但一時又想不起來。



走近一看，楊子榮驚住了。那個被押的就是小爐匠樂警尉。原來樂平在小火車出事時，乘機掙脫綁縛，獨自逃上山來投靠座山雕。



眼看樂平已被押進了威虎廳，楊子榮心裏十分焦急，他想：「先打死樂平，這會引起座山雕的懷疑，躲着他吧，自己是司宴官，躲不了。不躲，見了面……」



我的性命不要緊，可是小分隊的計劃、黨交給自己的任務就要落空了！

正想着，耳邊有人喊了一聲「報告」，這一喊，楊子榮腦子「轟」的一下像要炸開來，可是他立刻控制住自己，鎮靜下來。



楊子榮定神一想，決定先發制人，用話壓住樂平，萬不得已時再跟座山雕同歸于盡。他打定主意，就大踏步走進威虎廳來。



座山雕瞪了一下樂警尉，又盯着楊子榮說：「老九，看看你這個老朋友。」楊子榮見樂匪低着头，渾身打抖，便滿面是笑地走過去，拍拍樂平的肩膀和他招呼。

噢我道是誰，原來是樂大哥，少見少見快請坐。



樂平抬頭一看，猛的一怔，張着嘴，一時說不出話來。楊子榮便先發制人，威嚴地逼視着樂平，大聲問他。



樂大哥，我胡彪先來一步，  
怎麼樣？你投蝴蝶迷、鄭三  
炮，他們委了你什麼官？

樂平被問得目瞪口呆。他明明認出眼前站着的不  
是胡彪，而是曾經審問過他的一個解放軍，可是他怕  
座山雕犯疑，不敢直說，抓着头皮不作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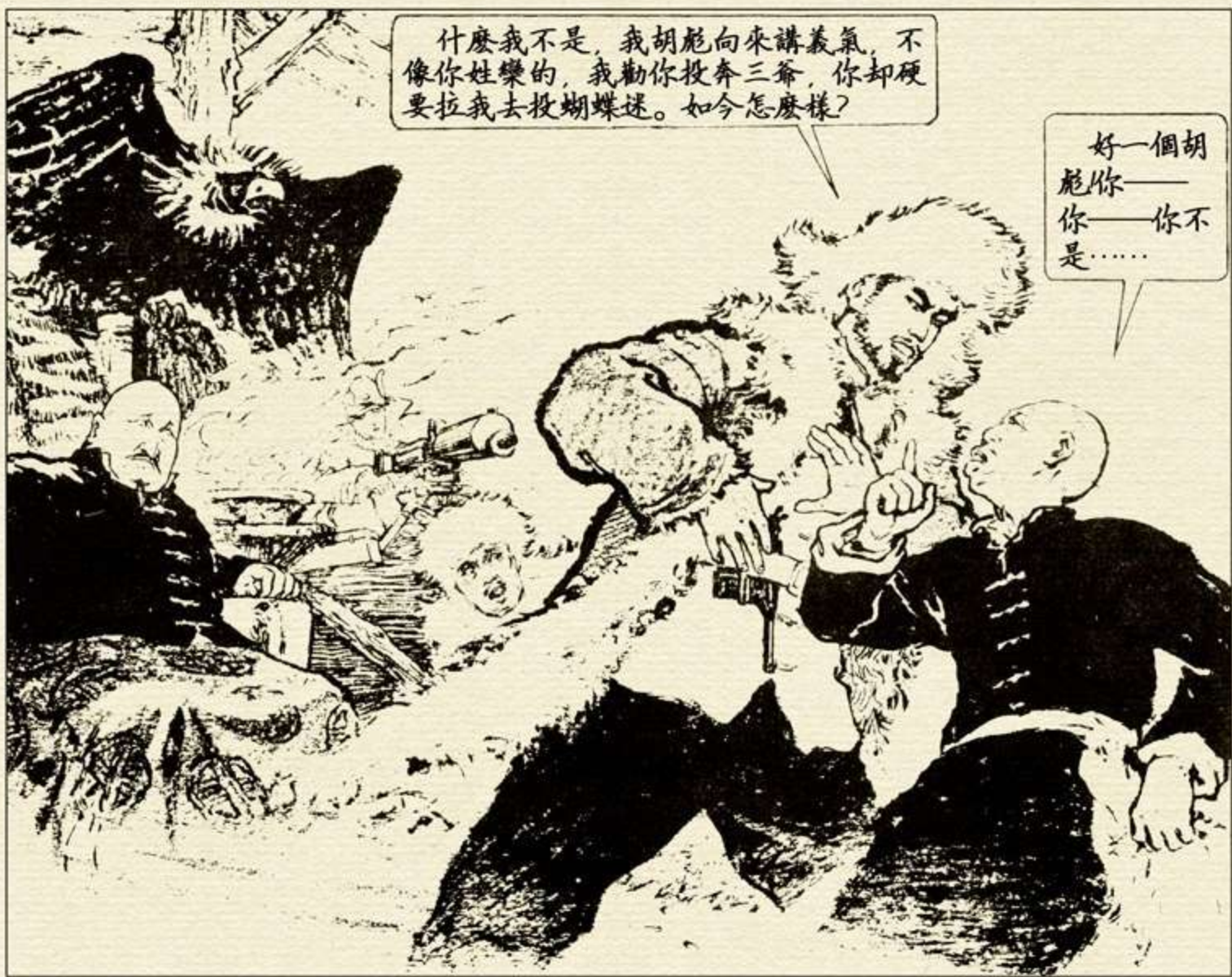
蝴蝶迷給你什麼  
官？爲什麼又到我  
這裏來？嗯！



樂平呆了半晌，抬起頭來，盯着楊子榮冷冷地開了口。楊子榮沒等他說下去，一手摸着腰間的二十響，立刻接口岔開他的話題。

好一個胡  
彪——你  
你——你不  
是……

什麼我不是，我胡彪向來講義氣，不像你姓樂的，我勸你投奔三爺，你却硬要拉我去投蝴蝶迷。如今怎麼樣？



問。七大金剛大罵樂平不夠朋友，座山雕又厲聲喝樂平又急又嚇，不敢說出被俘實情。



樂平楞了一會，突然像條瘋狗一樣，跳起來叫道：「三爺，你中了共軍的好計了！」座山雕一聽，猛地站了起來。楊子榮腦子裏「轟」的一陣，像爆炸一樣。



樂平指着楊子榮說：「他……他不是胡彪，他是個共軍。」座山雕和七大金剛聽了，臉色陡變，凶狠狠地朝着楊子榮上下打量。威虎廳上的空氣頓時緊張起來。



楊子榮「呲呲」一笑，說：「祇有瘋狗，才咬自己人，才六親不認。樂大哥，我知道你的無價之寶『先遣圖』被我拿來，所以恨我，誣我是共軍，真狠毒……」



你說我是共軍，我就是共軍吧！可是你怎麼知道我是共軍的呢？說說吧！

座山雕見楊子榮態度安詳，神色不變，疑慮減去了大半，便掉頭喝問樂平說：「你怎麼知道他是共軍？」樂平祇得吞吞吐吐地說：「他……他捉過我。」



楊子榮抓住這個機會，一句不讓，指着樂平追問：「啊，你是被共軍捕過的。你這番從什麼地方來？共軍怎麼又把你放了？或者是共軍派你來的？」



樂平慌了，忙說：「沒，沒有！……」楊子榮怒喝道：「不管你有沒有，現在遍山大雪，你的腳印已經留給共軍了。咱威虎山是嚴嚴實實的，你敢搗鬼？」





說着，楊子榮對一個值日兵說：「這混蛋破了山門，今晚上可能引來共軍，快派五個游動哨，順着他的腳印警戒，沒有我的命令，不許撤回。」



座山雕見楊子榮布置周密，心裏十分佩服，便離座走近樂平，咯咯一笑，說：「好小子，你存心和我作對，先拉老九去投蝴蝶迷，現在又來施離間了……」



樂匪嚇得跪倒在地上，哀求道：「三爺，他不是胡彪，他是共軍！」楊子榮見時機成熟，故意把袖子一甩，手槍一摘，氣衝衝地要走。



三爺，我胡彪向來不吃小人的氣，我是爲了把“先遣圖”獻給你，得罪了這條瘋狗。今天有他無我，有我無他，三爺要是容他，我就走！

這時，急着要吃百鷄宴的匪兵，早等得不耐煩了，看見楊子榮要走，吵吵嚷嚷地喊叫起來，還指着樂平叫罵。



座山雕一看這情形，伸手拉住楊子榮，說：「老九，你怎麼要孩子脾氣，和這條瘋狗使性子？三爺不會虧待你！」說罷，狠狠地踢了樂平一脚。



座山雕回到自己座位，又對樂平說：「你來投我，拿什麼作進見禮？嗯！」樂平點頭哈腰，哀求着說：「喪家犬，一無所有，來日我下山去拿『先遣圖』來……」



你的先遣圖在哪？

在我老婆的地窖裏。

楊子榮大笑着說：「活見鬼，又來花言巧語地騙三爺了！」座山雕咯咯一笑，順手拿出一個小鐵匣，從裏面取出幾張紙，朝着樂平晃了晃。樂平一見，無話可說。



哼！它早來了！你這空頭人情，還是去孝敬你的姑奶奶去吧！

他再也不能反攻了，就伸手照着自己的臉「拍、拍」打了兩個耳光。



我該死!我該死!胡  
彪賢弟,我不是人,請  
高抬貴手.....



楊子榮心想：對敵人仁慈不得。不消滅這個樂平，必有後患。便說：「三爺，弟兄們正等着給你拜壽哩！」擁擠在門口的敵人，跟着哄了起來。



樂平跪在座山雕面前，苦苦哀求。楊子榮把袖子一甩，高聲喊道：「弟兄們，掌燈，準備給三爺拜壽！」敵人們應聲喊叫：「三爺快斷，先宰了這個喪門神！」



座山雕把脚一踹，把左腮一摸，七大金剛看見這  
個殺人暗號，齊聲喊道：「架出去！」匪兵一陣怪  
叫，立刻衝進來幾個人，把樂平拖出威虎廳。



楊子榮把樂平拉到西南陡溝沿，「砰砰」兩槍，把他打倒地上，又檢查了一番，確信已死，才一脚把屍體踢落陡溝裏。



楊子榮親自收拾了樂平，然後叫人把威虎廳四周的三百六十根大鬃明子點燃起來。一時火光衝天，把個威虎廳照得通明雪亮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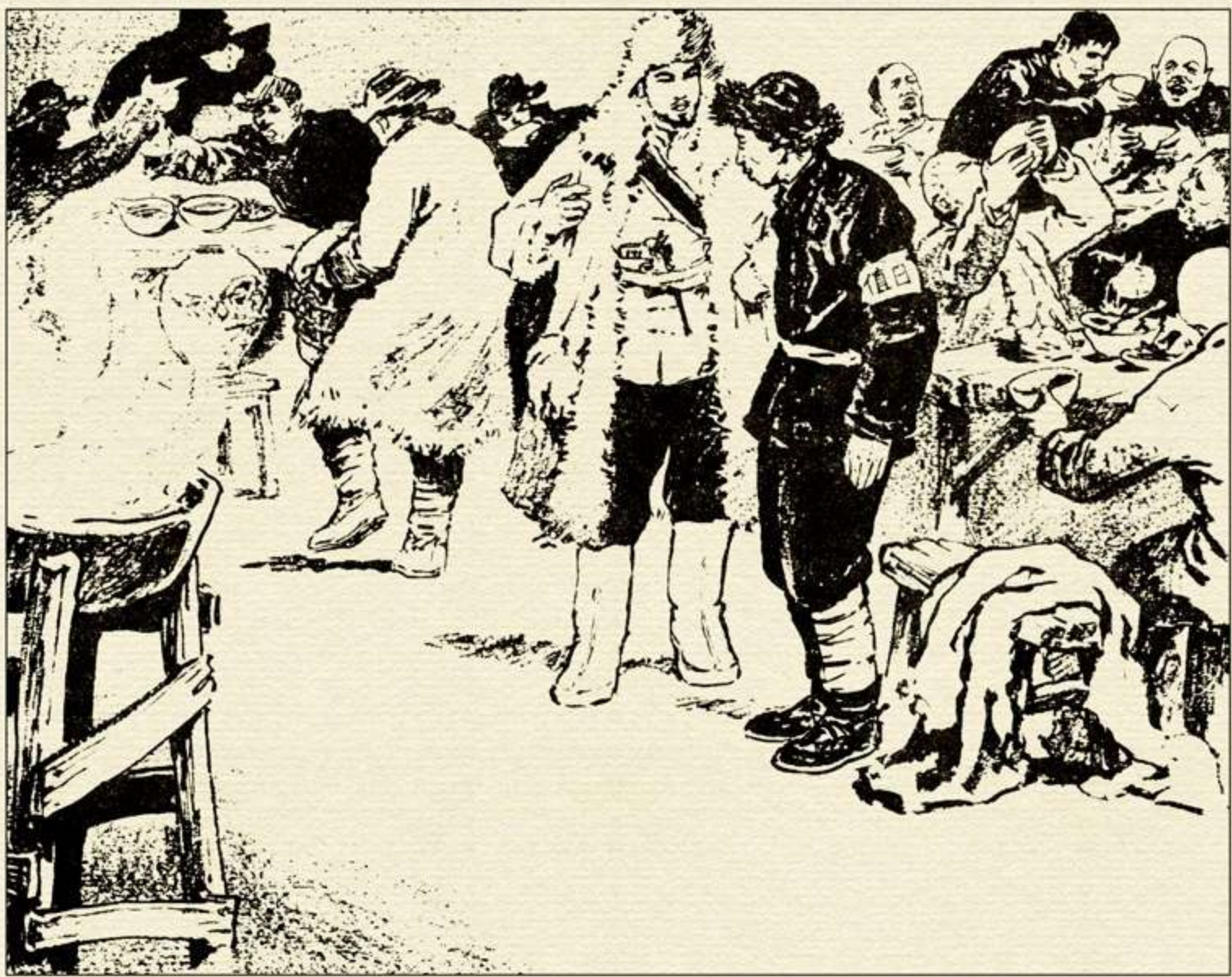
楊子榮布置好了，才回到威虎廳。這時酒宴已經擺齊，所有人正等着這位司宴官。他滿面春風地踏上木墩，喊道：「三爺就位，徒兒們拜壽！」



拜了壽，楊子榮舉起一大碗酒，高聲喊道：「今天三爺六十大壽，特在威虎廳賜宴。弟兄們要大喝大吃，祝三爺升官加壽！」匪徒們一陣狂笑，立刻幹了一大碗。



敵人猜拳碰碗，大喝狂飲起來。楊子榮見他的「酒肉計」已經起了作用，便暗中將派出的警戒調回，叫他們也來歡聚。





小分隊這時已經到了楊子榮預定的聯絡點。在昏暗的雪原上，他們找不到威虎廳的所在。劍波焦急地派了劉勛蒼、李勇奇等四人前去偵察。



劉勛蒼等翻上一個小山包，剛到頂，就聽到兩響槍聲。他們循聲奔去，又登上一個高山頭。往前一看，像城裏路燈一樣，滿山通亮，這裏正是敵巢。



他們急忙回報少劍波。劍波看看夜光表，正好九點，便說：「馬上出發！」小分隊像一支箭似的射向威虎山。



威虎廳上，匪徒們有的醉倒了，有的搖晃着腦袋在說胡話，亂糟糟一團。楊子榮雖和他們敷衍應酬，但他心裏却像火燒一樣焦急，祇盼望小分隊趕快到來。



忽然有兩個出去小便的敵兵，踉踉跄跄奔到楊子榮跟前：「九爺！來了……來了……」楊子榮接口說：「好，來給三爺敬酒。」他們却兩手直搖，奔向牆根去拿槍。楊子榮完全明白了，便大聲喝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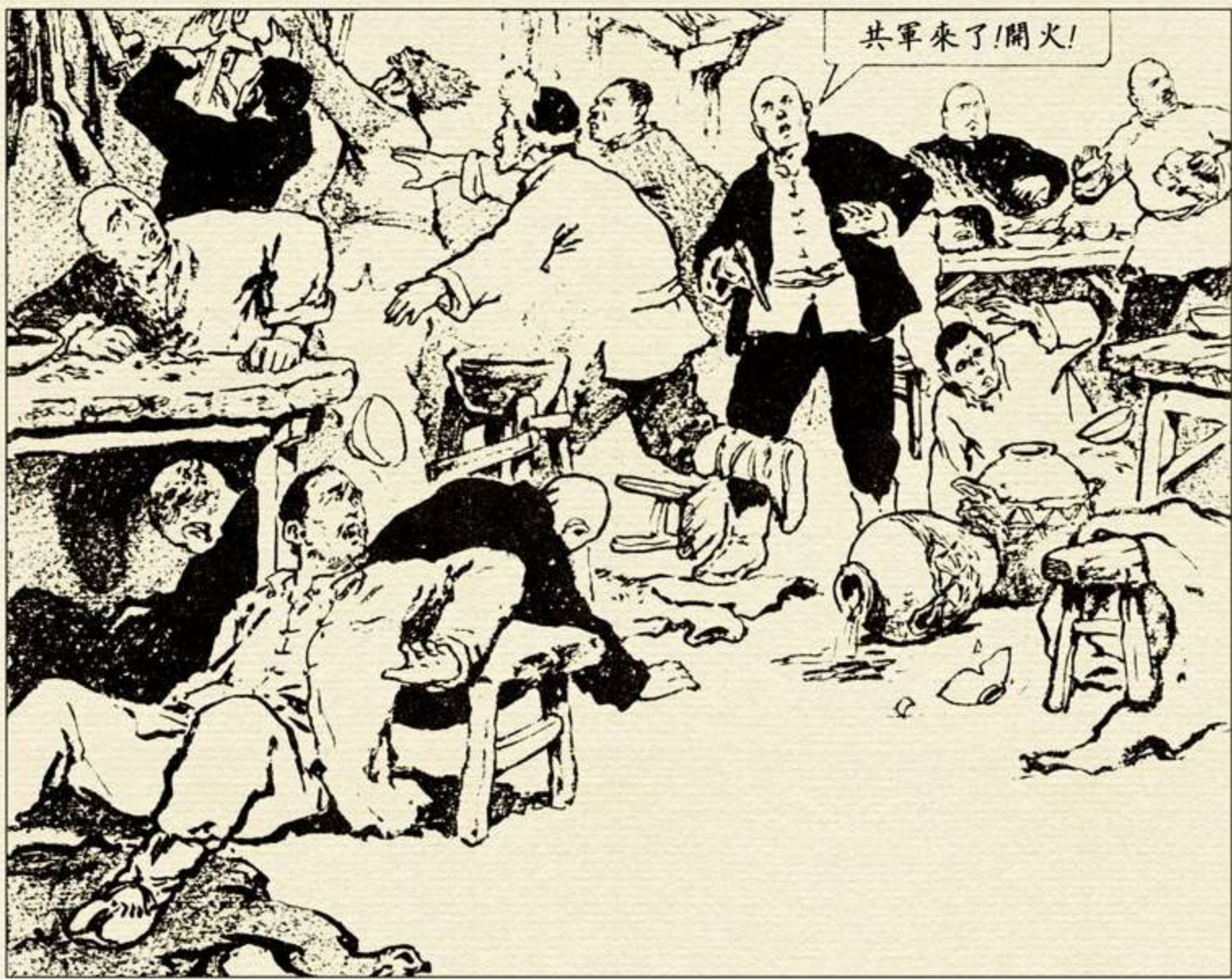
回來！看你們醉成這一個樣子，在三爺面前太無禮了！

那兩個敵兵給楊子榮嚇了回來，連聲說：「全穿白的！全穿白的！到房根了！……」正在這時，八大金剛之一塌鼻梁，大叫着從外面跑進來：「壞了，共軍來了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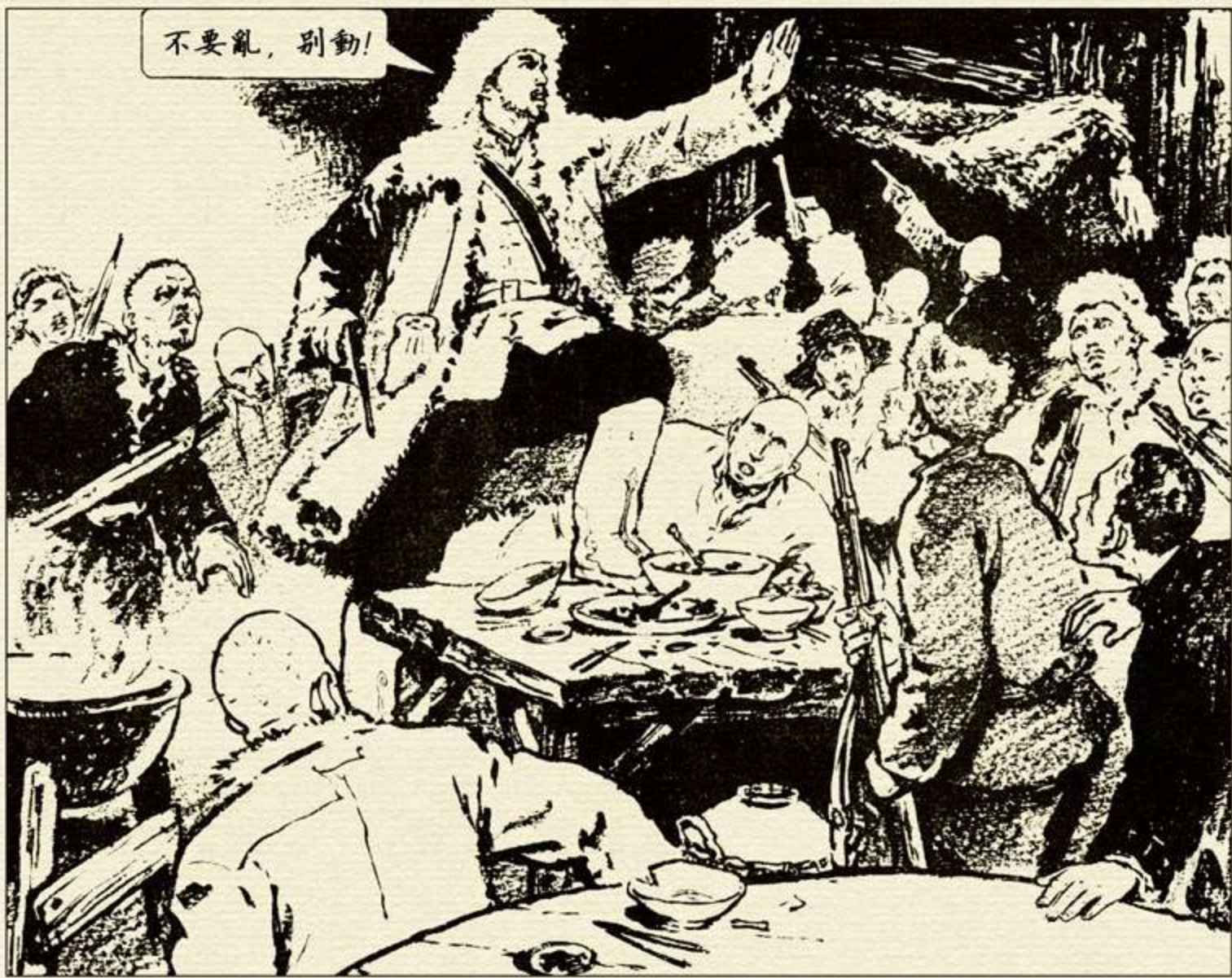


六大金剛一聽，慌亂地摘下槍，邊跑邊喊。那些匪徒有的去抓槍，有的摔大碗，屋裏頓時大亂。

共軍來了！開火！



楊子榮急忙抽出大肚匣子，跳上桌子大喊。敵人以為值日官在指揮，都呆在那裏等命令。祇有七大金剛已竄到門口，塌鼻梁「砰砰」向外打槍。



不要亂，別動!



七大金剛正要發槍射擊，忽然一梭子槍彈迎頭掃來，七個金剛一下子倒下了五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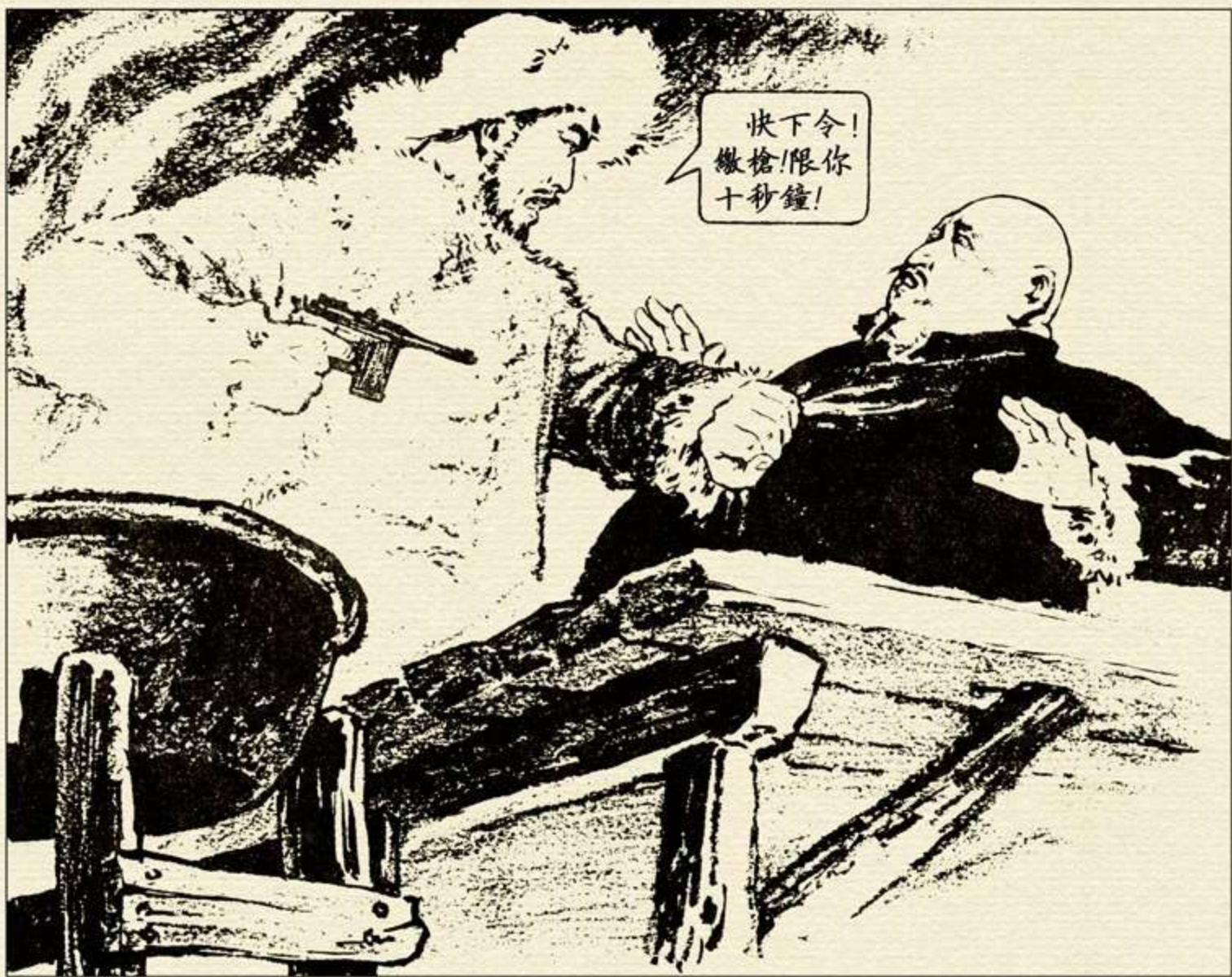
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劉勛蒼帶着他的小隊，衝進了威虎廳。十一支衝鋒槍，對準了敵人。

不要動！誰  
動打死誰！



楊子榮霍地跳下桌子，一把扭住了座山雕，槍口對準他的胸膛。座山雕嚇得瞪着兩眼，渾身顫抖。



座山雕還沒開口，外面又射進來一排子彈。原來蹲在牆根的一伙敵兵，企圖向劉勛蒼小隊放暗槍，却被廡外的李勇奇民兵隊發覺，一排槍把他們報銷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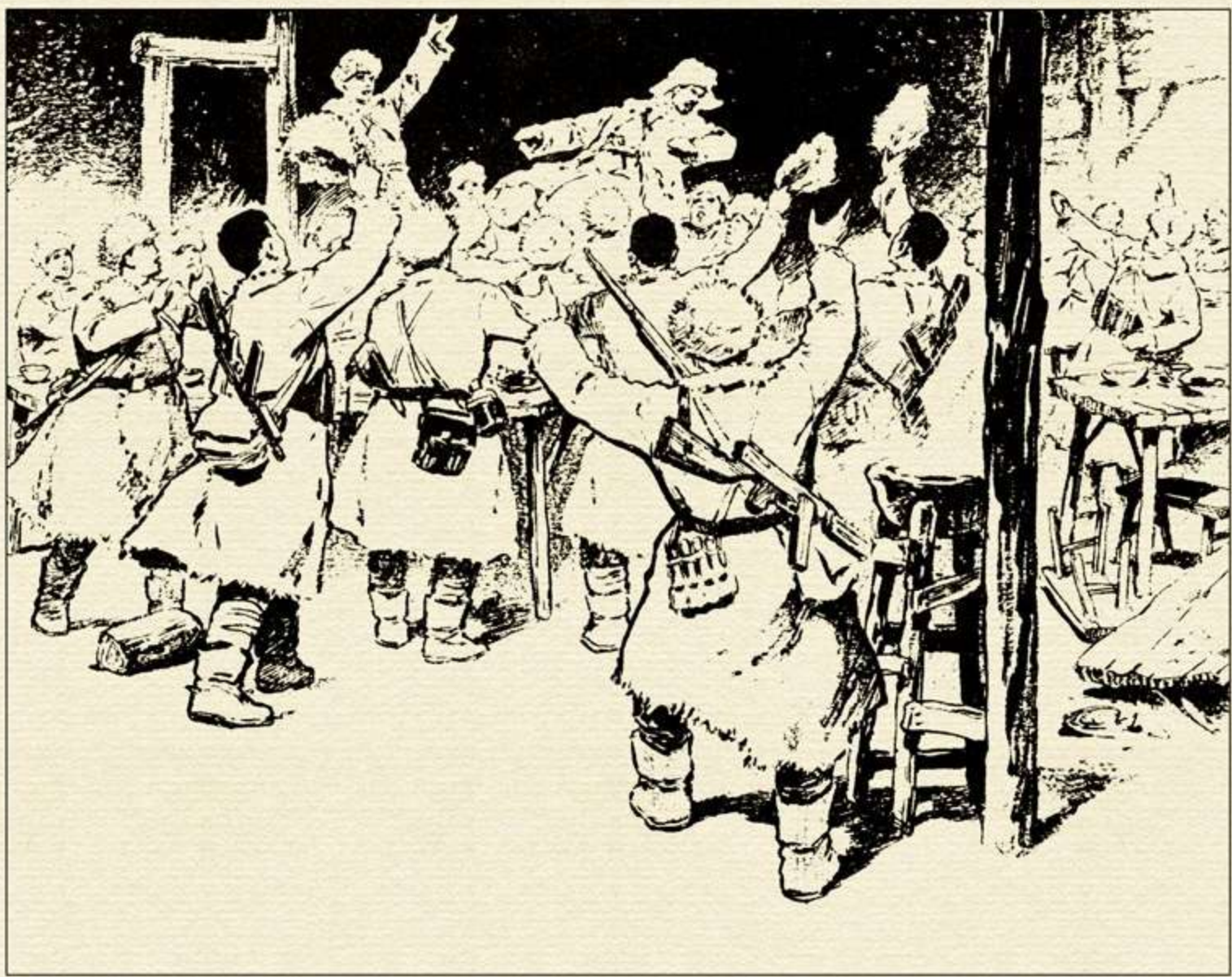
楊子榮扭着座山雕出威虎廳，回頭向敵人喊道：「舉起手，老老實實跟我來，誰搗蛋，打死誰！」一百多個匪徒就老老實實跟在後面，進了楊子榮早已給他們準備好的庫房裏。



戰鬥很快就結束了。小分隊齊集在威虎廳，少劍波緊緊握住楊子榮的手，好久好久，不肯鬆開。



戰士們把楊子榮抬起來，嚷道：「胡團副當得好哇！」楊子榮咧着嘴說：「這是首長和同志們的功勞！我嗎，不過指揮點酒肉兵。」



說着，他忽然想起了什麼，忙說：「座山雕的參謀長大麻子，領了三十多個人，出去還沒回來，我們是不是……」劉勛蒼把手一擺，說：「他這輩子不用想回來啦！」





楊子榮忙問原因。小董拉着長音，一字一點頭地說：「報——銷——啦！」楊子榮高興地一拍大腿：「這麼說，威虎山的敵人，幹淨、徹底地消滅了！」





## 智取威虎山

《林海雪原》之四

---

原著：曲 波

改编：王星北

绘画：罗 兴

王亦秋

责任编辑：谢 颖

---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---

开本 787 × 1092 1/50 印张 1.92